

经典启蒙文库

MENGTIAN JINGDIAN  
WENCUN



上海大学出版社



JINGDIAN QIMENG WENKU

蒙田  
经典文存

● 瑜青 主编

蒙田

经典启蒙文库

经典文存

瑜青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田经典文存 / 瑞 青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1.12

(经典启蒙文库)

ISBN 7-81058-404-9

I . 蒙... II . 瑞... III . 蒙田, M. E. (1533 ~ 1592)-哲学思想 IV . B565.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887 号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江苏句容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37 000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 000

定价: 18.00 元

销售热线: (021)56331806 56332415

## 前　　言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著名思想家和散文家。他从个性自由的原则出发,反对当时的经院哲学,强调我研究的就是我自己,主张道德行为上的自然依归以及人的善良天性。他的作品对英国的培根、莎士比亚以及17、18世纪法国的一些先进思想家、文学家和戏剧家的影响颇大,并仍然为今天的学人看作是一位可敬的向导和朋友。

蒙田出生于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距卡斯蒂翁镇4公里的蒙田城堡。他的家族因在波尔多开鱼行并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而发财,购置了这份产业并取得了贵族称号。他的祖父和父亲又把其家族的活动加以扩展,使其进入了长袍贵族即法国行政贵族的行列。蒙田的父亲皮埃尔·埃凯姆曾任过波尔多市长。蒙田幼年时,他父亲用高薪聘请一位拉丁语教师担任家庭教师,对他进行拉丁语的教育,因为当时拉丁语是有教养人士的国际用语。约到了6岁,他才开始学习法语,那时他被送进居耶纳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蒙田又进入了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遵照祖父定下的规矩,在进入地方行政官行列前先要实习,蒙田最初是在佩里戈尔审理间接案件的税务法庭当推事,以后又在波尔多最高法院当推事。蒙田的人生似乎按照父辈设计好的在发展。

前  
言

与一个叫艾蒂安·德·拉博蒂埃(1530—1563)的邂逅相识是蒙田人生中的最大转折。那时蒙田已24岁。拉博蒂埃是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萨尔拉市的法官,他精力充沛,廉洁奉公,深受斯多葛主义思想的影响。蒙田与他交往,也使他理解了斯多葛主义这种学说,并增加了自身的独立性。拉博蒂埃因患痢疾早逝,使蒙田在生活中突然留下了一个精神的空白。于是,有人说,蒙田后来弃官从学,从事他的终生为之而写作的《随笔集》,就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这个空白。1565年蒙田与德夏塞涅小姐结婚。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他父亲要求下做的翻译,那是西班牙塞明德的作品《自然神学》。但这本书出版之前,他父亲便在1568年去世了,留给了他这个长子蒙田家的称号和领地。于是,为蒙田过一种新的生活创造了条件。

1570年,他卖掉了在波尔多高等法院中的位置,退隐于庄园,开始了读书、思考和写作的学者生活。设置在庄园塔楼里的图书馆成了他的藏身之处。虽然他仍然有很多社交活动,还要经营自己家族的产业,但都不能干扰他的隐居生活的安宁和平静。《随笔集》第一、二卷于1580年出版。《随笔集》的出版,给他带来了很高的荣誉,在国王亨利三世再三要求下,蒙田被推举为波尔多市长,并一任就是两届。1586年,蒙田又重新回到写字台前,继续他的《随笔集》第三卷以及后几卷的写作。在他的书房里写着一幅字:“自由、安宁、闲暇”,以铭其心。他的《随笔集》一版再版,受到社会多方面高度评价,他也因此结识了他的作品热诚的敬仰者德古尔奈小姐。德古尔奈小姐本人也是一位作家,她后来成为蒙田遗嘱的执行人。那时法国政治发生动荡,蒙田也总这样或那样地加入于这种政治纷争之中,但修订、完善《随笔集》一直是蒙田的主要工作。1592年9月13日,蒙田因扁桃体脓肿而去世。

《随笔集》是他思想的结晶。卢梭曾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在这里蒙田是在寻求一个完全的个人，他是毫不隐瞒地谈论自己深层的本性。这大概是蒙田为近代以来很多思想家所高度关注的真谛所在。我们选编的这本《蒙田经典文存》，是从蒙田的全部著作中精选译出的，偏重于蒙田就人生、艺术、道德、教育等方面的论述和思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在人生发展的道路上提供一面思考的镜子。

编 者

前

言



(1533 - 1592)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的  
思想家、散文家。他从个性自由的原则出发，反对当时的经院哲学，强调我研究的就是我自己，主张道德行为上的自然依归以及人的善良天性。他的作品对培根、莎士比亚等后世的先进思想家、文学家影响很大，并仍然为今天的学人看作是可敬的向导和朋友。本书是从蒙田的全部著作中精选译出的，偏重于他就人生、艺术、道德、教育等方面的论述和思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思考的镜子。

# 目 录

自命不凡/1	目
论人的差别/37	录
良心/48	录
勇敢/52	
荣誉/60	
伟人/75	
论忧伤/82	
想像力/86	
论说谎/93	
论恐惧/99	
友谊/103	
论习俗/117	
论学究气/134	
书籍/148	
经验谈/161	
交谈/217	

论预言/245

对孩子的教育/250

相貌谈/273

蒙田生平及著作年表/306

## 自命不凡

对荣誉的一种追求是夸大自己的长处。我们的自爱本能,使我们把自己看得比实际要高,就像爱情能使爱恋的人失去正常明晰的判断力,把他们所爱的人看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完美一样。

我不是因为害怕犯这种错误而希望别人看轻自己。我并不希望大家把自己看得比实际上更糟。在任何情况下评价都应当是公正的,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符合实际,是凯撒的话,那就大胆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世上最伟大的元帅。我们关心的不过是体面,体面弄得我们头晕目眩,使我们对事物的本质模糊不清,我们抓牢了树枝,却放弃了树干。女士们在提到一些事情时会感到羞耻,但她们去做这些事情时却毫不害羞;我们羞于说出我们某些器官的名称,但我们会不知羞耻地去使用这些器官干各种淫秽的勾当。体面不许我们说出合法正常的事情,对此我们完全服从;理智不让我们做出不合法不正常的事情,对此我们却不加理睬。体面的规矩在束缚我们的手脚,它既不让我们肯定自己,也不让我们否定自己,对此我们不必细说。

有些人因命运(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为好命运或坏命运)而高高在上,他们可以用令人瞩目的行为来显示自己的为人。而一些平凡的人,如果他们自己不说就无人会谈起他们;要是他们大胆向

希望了解他们的人谈论自己，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在这方面卢齐利乌斯<sup>①</sup>是个榜样：

他像诉说给最忠实的朋友那样，  
把他的隐秘诉说给他的著作——  
他成功或失败的惟一倾听者。

这位老人的一生就这样描绘下来了，  
就像写在还愿的板上一样。<sup>②</sup>

他在纸上记下了自己的所思所为，并根据自己的感觉把自己描写下来。卢齐利乌斯和斯考鲁斯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怀疑，也没有因此而受到责难。<sup>③</sup>

我因此而想起，在我年幼时，别人就从我身上发觉某种我自己也难以说清的气质，显示出一种愚幻的自豪感。为此，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生来就会具备某些特点与倾向，这是正常的。这些特点和倾向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使我们无法察觉出。在这种自然特点和倾向的作用下，我们不知不觉地形成了某种习惯：意识到自己的美并以此而装腔作势。使亚历山大的脑袋稍稍倾向一侧；亚西比德说话有气无力、含含糊糊；凯撒用一个手指搔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西塞罗有揉鼻子的习惯，似乎他生来就看不起人。这些动作都是不由自主地出现在我们身上的。还有一些动作是我们有意识做出的，如屈膝礼，通过它往往能得到不应有的名声，即被认为谦和有礼，有些人就因贪图虚名而装出谦逊的模样。我很喜欢脱帽礼，天热时更是这样，除了我的下人以外，不管什么人，只要他对我行这种礼，我都向他还礼。不过我还是希望某些王公贵族

① 卢齐利乌斯(公元前148—前103)，罗马诗人，讽刺诗的首创者。——译者注

② 原文为拉丁语，作者贺拉斯。——译者注

③ 原文为拉丁语，作者塔西佗。——译者注

少行这种礼，即使要行这种礼也得审慎些，假如见到一个人就要脱帽行礼的话，那将起不到该礼节应有的作用。另外，这种礼节大众化的话，也会失去自己的作用。至于超乎寻常的举止，那就要提起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高傲气派。在大庭广众前，这位罗马皇帝总是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态，既不低头转身，也不去侧目观看站在路旁欢迎他的人群，他不吐痰，不擤鼻涕，也不擦汗水，即使在马车颠簸的时候，他的身体也纹丝不动。

我不知道我的那些习惯动作是否都是天生的，是否具有某种隐秘的倾向，其实这是很有可能的，我无法对自己身体方面的运动负责。但对于我心灵的活动，我想坦诚地说说自己的看法。

骄傲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自己的评价太高，一是对别人的评价太低。关于第一个原因，我觉得首先应该注意一点，即我觉得有一种心灵迷失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使我感到难受，因为它毫无根据，并且对你纠缠不休。我尝试着减少这种压力，但终究不能完全消除它。原因是我总是贬低我所拥有的东西。这种感觉会使我过于离谱，就如同占有反而会使你轻视你所拥有的和支配的东西一样。在两部价值相同的著作中，我总是用更为严厉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作品，这并不是出于对完美的追求或创作出更优秀作品的愿望，而是像有的丈夫轻视自己的妻子，有的父亲轻视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些异域风俗和语言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对拉丁语产生的敬意超过了它应该得到的。我邻居的财产、房屋和马匹与我不差上下，但我却认为比我的更好，原因就是它们不属于我。特别是我完全不清楚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因此我欣赏其他所有人的自信心和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我感到，我几乎什么都不懂，也不敢说我能做什么。我在事前和刚开始做时都看不清自己的能力，只有在自己做完之后才知晓，我对自己能力的了解，就像对初识的人了解他的能力一样陌生。特别是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心里都会十分

紧张，并祈祷着自己走运。因此，我要是能胜任某件事情的话，那就得归功于自己的运气，而不是自己的能力。总的来说，我有个特点，在古代那些对人的评论中，我最易接受、最欢迎的是那些对我们最轻视、最贬低和最为侮辱的评论。据我的看法，哲学只有在阻止我们的骄傲和虚荣时，只有在真心实意地承认自己的无能和无知时，才能真正起到自己的作用。社会和个人谬误发生的根源就在于人对自己的评价过高。这些人骑在水星的本轮<sup>①</sup>上，观探宇宙的深处，真如同看牙病的庸医那样令人作呕。我是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我看到关于人的观点是各式各样，走进去是困难重重，如同走进深不可测的迷宫——在这智慧的大本营里竟然有着如此之多的迷茫和矛盾。你完全可以认为，既然这些人无法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状况，既然他们不知道自己使其运动的东西如何运动，也不知道怎样来描写与解释他们拥有和使用的东西的作用，那我怎能相信他们所说的第八颗行星运行的原因以及尼罗河潮涨潮落的原因呢？《圣经》说，让大家产生对事物的好奇心，无疑是一种祸害。

我再回过来谈谈我自己。我发现，要找到一个对自己的评价较低的人，抑或找一个对我的评价低于我对自己的评价的人，是件颇有难度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是个平淡无奇的人，我和别人惟一的不同是，我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比一般的缺点都要卑劣，但我既不想否定它们，也不想为它们辩护。我欣赏自己是因为我明白我自己的真实价值。

如果我看上去很骄傲，那也只是表面上的，是我心血来潮所致。这种骄傲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不足以被我发现。

我不过是被它浇湿，而没有被它污染。

至于思想产物，不管它由什么构成，我可是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能使我感到真正满意的东西，别人的赞誉也不会使我感到高兴。我的评判审慎而苛刻，在涉及我自己时更为如此。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的理智感到满意。即使我看得很清楚明白，当我着手工作之后，我的看法也会变得模糊不清，我在诗歌方面进行自己的新尝试时，这种情况就会变得更为明显。我对诗歌极其爱好，我对他人的诗作看得很明白，但当我自己动手写作时，却变得如孩子一般，无法忍受自己。在其他事情上你还可以做傻瓜，但在诗歌方面这是万万不可的。

神庙、公众和展览诗作的海报柱，  
都不允许诗人处于平庸之中。<sup>①</sup>

这条警句最好写在所有出版商的出版铺前，让数量是如此之多的三流诗人驻足，因为，所有人都不如蹩脚的诗人那么自信。<sup>②</sup>

像下面所说的那样来看待诗歌的民族，如今何以不复存在？大狄奥尼西奥斯<sup>③</sup>对自己评价最高的就是他的诗歌，在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他除了派出豪华马车以压倒其他马车之外，还派出了诗人和乐师来为他的诗歌宣传，并让他们带去了只有帝王才能享用得起的金碧辉煌的营帐。当他的诗歌朗诵时，听众们开始还被他诗歌的华丽所吸引，但听下去后，觉得他的诗歌不过是些平庸之作，于是就对它蔑视起来，评论也越来越尖锐，到最后竟发起怒来，把他那些装饰豪华的营帐都推倒、扯坏。他那些漂亮马车也

① 原文为拉丁语，作者贺拉斯。——译者注

② 原文为拉丁语，作者马尔希埃。——译者注

③ 大狄奥尼西奥斯(约公元前430—前367)，古希腊叙拉古僭主，在篡位后扩充权力，使叙拉古成为希腊本土以西的强大城邦。——译者注

没能在比赛中获得任何出众的成绩，他派出的人在回去时乘坐的船因受暴风袭击而撞在塔点托附近的海岸上，撞得粉身碎骨。大家都认为这肯定是因为这蹩脚的诗歌触怒了神灵，在这次海难中生还的水手也持这种看法。

无独有偶的是，预言大狄奥尼西奥斯即将死去的神谕后来也得兑现。神谕认为，大狄奥尼西奥斯要是打败了比他更优秀的人，那他就死到临头了。大狄奥尼西奥斯错误地认为，神谕中所说的比他更优秀的人是比他强大的迦太基人，因此，在与他们作战时，他经常故意错过胜利的机会，以便使这个预言实现不了。但是，他错了，神指的是特殊的情况。后来他使用贿赂这种不光彩的手段，战胜了那些比他更有才气的悲剧诗人，在雅典上演了他的悲剧《莱内尼亚人》。取得这个胜利后不久，他就突然死了。有部分原因是他过于兴奋。

我觉得自己可以原宥的地方，并不是从它本身来看，也不是由于辩解的理由，而是与更糟的东西相比较而言，因为大家对这些东西都持赞同态度。我羡慕有些人的幸福，他们会因自己做的事情而感到愉快，感到满足。要愉快的话，那倒是一种很容易的办法，因为这种愉快你是从自我中得到的，假如你颇为自信的话，那就更是这样。我认识一位诗人，对于他，无论年老的还是年青的，无论大家在一起时还是独自一人时都会叫喊，甚至上天和大地也在叫喊，叫喊他对诗歌的糟蹋。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做自己的事情，走自己的路，并且不停地加工修改，毫不懈怠。他对自己的看法是如此的坚定不移。而我，非但不会对我的那些作品感到高兴，而且每次看见它们时，还会感到恼怒：

我重新读到它们时，看到其中的许多段落，

连我自己也觉得应该删除。①

我的内心总有一种想法，另外隐隐约约地似乎还有一种模式，我感到这种模式比我现在使用的要好，但这些都恍如梦中一般，我无法捉摸，更无法加以使用。事实上，这种想法如与古代那些伟大而丰富的精神产物相比，也不算怎么高明。那些作品不仅使我感到满意，感到充实，而且使我感到惊奇，不由得不加以赞美。我对它们的这种美，即使不能完全感受到，也至少能看到我不可能达到如此水平。不管我做什么，都奉行为美惠女神作出牺牲的原则，以便博得她们的青睐（正如普鲁塔克在谈到一个人<sup>②</sup>时所说的那样），

因为能使人喜爱的一切，  
能使凡人感官愉悦的一切，  
都应归功于可爱的美惠女神。<sup>③</sup>

自命不凡

我是一直被这些女神抛弃的，我写的一切都很粗糙，缺乏雅和美；我不能把事物描写得超乎它本身的价值；我的加工不会妙笔生花，使那些素材增色添彩。因此，我用的素材要有更好的质量，能给人以印象，能自己发出光彩。我用既朴实又引人入胜的方式来处理题材，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我不喜欢迂腐和阴郁的想法，虽然全世界都沉溺于其中。我不是为使我作品的风格变得轻松活泼才这样做的，因为我的风格其实更适用于严肃题材。我不会取悦于任何人，也不会唤起他人的想像力——世界上最好的故事到了我这里也会变得枯燥乏味。我只会谈论我事先考虑过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我的众多同行所具有的那些本领，即善于和刚相识的人交

① 原文为拉丁语，作者奥维德。——译者注

② 指色诺克拉底。——译者注

③ 原文为拉丁语，作者不详。——译者注

谈，让大家听得全神贯注，再有就是不厌其烦地讲述各类事情，使一位大人物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即使这样夸夸其谈，也从不会感到缺乏话题，因为他们善于抓住偶然间想到的话题，并使其适合与之交谈的人的口味。那些大人物是不喜欢严肃的话题的，而我却不爱讲有趣的故事。首先想到，也是最容易想出的理由往往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而我却不会好好利用，这说明我不善于对公众讲话。无论我谈到什么题材，我总想说出我所知道的最不简单的东西。西塞罗认为，在哲学论著中，最难的部分是引言。不管他说得正确与否，我觉得最难的还是结论。

一般来说，应善于用琴弦调出各式各样的音调。最高的音是演奏时用的最少的音。要举起轻物，至少要有不让重物掉落下来所必需的协调性。有时只要轻触事物的表面，有时则要求鞭辟入里。我很清楚，大部分人都处于低级的层次，只是从事物的表面去认识事物；但我也知道，像色诺芬和柏拉图这样最了不起的大师往往俯就屈尊，用大众化的方式来讲话和讨论，并用他们特有的优雅来为之点缀。

不过，我的语言既不是通俗的，也不是优雅的，而是又尖锐又倨傲，其体裁自由，不受什么规则的约束。我喜欢这种语言，可能是出于我的嗜好。但我也清楚地感到，我有时在这方面走得过远，我想要避免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却不小心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我想要简洁，  
却变得晦涩。<sup>①</sup>

柏拉图曾说过，长或短都不能使语言增色或失色。每当我想模仿另一种匀称整齐的风格时，我都会遭致失败。此外，我虽更喜欢萨卢斯特的节奏感，却始终认为凯撒更伟大，更难以仿照；我